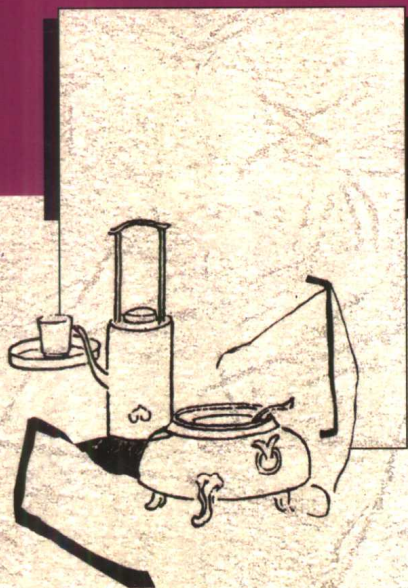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陈思和■著

黑水斋漫笔

■ DANG DAI ZHU MING PI PING JIA SUI BI ■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
黑水斋漫笔

陈思和

陈思和 /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 周 颖
封面设计 邹小工 刘 民
技术设计 何 华
责任校对 伍登富

当代著名批评家随笔

黑水斋漫笔

陈思和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180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220-03729-5/I·553 印数: 1-8000

定价: 13.00 元

黑水斋说（代序）

中国的名山大川中，黑水是很普遍的河。查阅地理书籍，至少有四处有名的河都叫这个名字，一说是在怒江上游，斜贯西藏东北境，古代称雍、梁二州，藏语“哈喇乌苏”即黑河的意思，也有典籍认定即现在的澜沧江；二说在甘肃的甘州河，也名张掖河或合黎水，“合黎”即黑的意思，源出祁连山麓，北流合于弱水；三指陕西无定河西上游，源出内蒙古境内；四说即东北黑龙江，现在说到东北还有白山（长白山）黑水之称。从西南到西北再到东北，几乎都有黑水之地，又都是有名的大川，能让人念之生出很壮观的联想。

但我是既生东南地，又非知青出身，没有去过云南或者

黑龙江插队，对那些生育黑水的地域没有什么难舍的旧情，也没有感性的认识，所以拟黑水为书斋名，并无地理学或者史学上的含义。道理有时很简单，也很煞风景，在我的书房窗前，是一条脏得发黑的小河，逼着你要正视它。最初想到用它为斋名是在1993年，《羊骚与猴骚》自序里说到“阳春三月，垂柳见绿，窗外一条颜色发黑的苏州河支河也似乎有了点活气，船只开始来往了，应该是有个令人快慰的好天气罢。”这自然也是有所寄托的祝愿。1996年《写在子夜》的后记里又解释了这个斋名：“关于黑水斋，是我在1991年搬了新居后，给自己的工作室所取的斋名，没有什么深义可说，因为窗前是一条黄梅天时时发出臭味的河流。不过在春天里，推开窗就能见到水，以及水边的柳树，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，所以取来作书房的名字，化腐朽为风雅了。后来听精通数术的朋友演绎，说黑水两字用得很好，还能在《易经》里找到依据，这可以说完全成了意外的收获。”

斋名到底有什么深意，我至今也没弄明白。我最近写了一组题为《上海的旧居》的散文，记载了我在上海居住过的六处房子的情况，既称旧居，那么我现在住的房子就不在记载之内，黑水斋就在我现在所住的房子内。1991年迁居虹口新居以后，住房条件大为改善，两室一厅的单元里特辟出一间为自己的书房，面积不大，但四壁墙上装饰了顶天立地的书架，也能享受坐拥书城之乐。只是窗临西北，又居18层之高，每到冬天，北风怒号犹如隔窗虎啸，惊心动魄。一般在冬天是不会打开窗户的，只等春天风和日丽时，才突然





想起推窗远望，而窗下的黑水和新绿，都会给人带来一阵意外的惊喜。春天里我窗前的景色特别好，两条小河分叉而走，一直蜿蜒到很远很远，我总开玩笑地称它为我的威尼斯。所以以黑水为斋名，并没有特别反感这条脏兮兮的小河的意思，现在住在繁华都市里要这样临水而居实在是一件不易得的缘分，过去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区也有这样一条小河，后来不善治理，渐渐变黑发臭，据说还生出了公害，学生们屡屡抗议也无济于事，最后有关方面用钢筋水泥把河封住，河水变成了地下水，把公害也埋在地下，结果河的景观没有了，其害却未根除，也许更可怕地危害着市民的日常生活；又所以以黑水为斋名，让它时时出现在报刊上，也是提醒我们这座城市还有着严重的环境污染，写作人依然时时处于黑水的包围圈里。

中国人一向有河清之愿，现在缩小到眼前，就希望使黑水之斋早日改成清水之斋，平生所愿足矣。

1997年3月20日于黑水斋



目 录

黑水斋说（代序）	（ 1 ）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辑：无月的遥想

无月的遥想	（ 3 ）
巴金写完《随想录》以后	（ 12 ）
殊途同致终有别——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	（ 23 ）
上海的教授们（五篇）	（ 41 ）
朱东润	（ 41 ）
陈子展	（ 46 ）
许杰	（ 50 ）
施蛰存	（ 54 ）

钱谷融·····	(59)
康乃馨不再飘香——怀念王瑶教授·····	(63)
只知耕耘，不问收获——毕修勺先生印象·····	(74)
永远的浪漫——怀念吴朗西先生·····	(85)
记父亲（二篇）·····	(92)
中秋·····	(92)
西安·····	(98)

第二辑：探究的诱惑

困惑中的断想·····	(105)
方法、激情、材料——与友人谈《中国 新文学整体观》·····	(110)
探究的诱惑·····	(116)
《笔走龙蛇》序跋·····	(120)
《马蹄声声碎》自序·····	(128)
《羊骚与猴骚》自序·····	(132)
《鸡鸣风雨》点滴·····	(139)
关于《犬耕集》·····	(143)
鼠年的随想——《写在子夜》后记·····	(147)
《豕突集》后记·····	(153)
人生最惬意的时刻·····	(156)

第三辑：另一片风景

另一片风景·····	(16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

说梦三章·····	(166)
责任·····	(179)
关于《金光大道》也说几句话·····	(184)
奥斯维辛之后的诗·····	(191)
关于人文精神的独白·····	(198)
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(一)·····	(206)
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(二)·····	(214)
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(三)·····	(222)
上海人、上海文化和上海的知识分子·····	(232)

第 四 辑： 上 海 的 旧 居

小 引·····	(249)
一 金华路某号·····	(251)
二 闸北高寿里·····	(255)
三 广中新村·····	(260)
四 凤凰村·····	(265)
五 飞龙大楼·····	(269)
六 太仓坊·····	(274)
后 记·····	(278)

第一辑
无月的遥想





无月的遥想

大约是东京电力充足的缘故，晚上一到，路旁的灯惨白惨白，不像上海的路灯，虽然昏暗却黄澄澄的一片，有着世俗的温馨。这边的路灯像一个个悬挂在半空中的“小太阳”，又白又亮，反衬着天空的漆黑，看不见星星，也看不见月亮。刚来东京时，一位朋友在新宿一家高楼顶层请饭，桌子正对着窗外，城市灯光星罗密布，静静闪烁的是路灯，流动着的是车灯，好一幅灿烂的星河图，但天空则是墨黑一团，犹如大地的沉默。恍惚间，不由地生发乾坤颠倒的奇想。

每到晚上，独坐在离早稻田大学不远的奉仕园宿舍窗前，也许是朝向的缘故，抬头望出去总是无月的夜空，低头读的也是一些可读可不读，只是为了消遣的杂书，慢腾腾地

打发光阴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虽丰，但中文书籍不算多，只有一些台湾和海外出版的书，譬如关于民国人物的年谱、回忆传记资料以及文集等等，有些在上海时不易看到，于是一叠一叠捧回来读。因为讲的都是陈年隔代的历史，平时就是当作掌故讲也未必有人会耐心听，但于此时此境独坐斗室的我，却变得似曾相识，或如身亲其历。近年来，民间常有轮回之说死灰复燃，一些不三不四的刊物也常常载文，指名道姓地介绍某地某村某某人死后投生犹不忘前世事情云云，把鬼话变成信而有征的学问。我想说的自然不是这一类，但对于另一类“轮回”说，倒是颇有同情。譬如知堂，明明身在30年代，却看到了明末社会的鬼影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，不必请戏子去扮，许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，叫他们自己演。”于是他自己也在其中不知不觉地扮了一个角色。这是历史的轮回，而非个人性命的轮回。有时你不能不相信，冥冥中真有一种心灵的契合，可以穿越时间隧道，从“前世”中看出后来者的命运。

读历史，前辈学者常常教诲说，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去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，不能用今人的立场观点来苛求前人。这自然是不错的，但有一个前提需要解释一下，所谓的今人的立场观点，未必就比历史高明，反之倒往往是一种今人的局限，就学术而言，是一种偏执。这偏执不但妨碍认识历史，也同样妨碍认识现状，于历史于现实是两端茫然。今人读史要先破除自己头脑里的种种偏执，这并非是放弃对当





今社会生活的立场和感情，一味躲进故纸堆里摆弄学问，而是应该更加有自信，更加热爱当今生活，以自己生命直接体验现实真相，感受其中的大憎大爱，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。人们常说，读懂了历史，也就知道了现在。我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：只有感受到了真正血肉腥味的现实生活真谛，也就能理解历史上的血和肉，有人读史读得神采飞扬或者毛骨悚然，也有人读史只会背出许多时辰八字，差别就在这一点。现在常听人抱怨，年轻人生活环境变了，对历史也觉得茫然起来，并把这些现象归咎于爱国主义教育不够。其实不对，年轻人之所以对历史茫然，正是由于他生活经验不足，对现实社会缺乏深刻认识和大憎大爱的感情所致，换句话说，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正反映了他们对现状的茫然无知。太史公写《孔子世家》，写到末尾忍不住自己站出来说：“余读孔子书，想见其为人。适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习礼其家，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”这最后八个字很说明太史公当时的心境，我想，正是太史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作为知识分子（当时谓“士”）的责任自觉，有了足以深切的认识，他才在历史人物孔子的一生中找到了价值的依托。孔子在他的心中复活了，于是一部《史记》，同样可视天下君王圣贤如粪土。而那些终日在孔子庙堂里按时上课下课，学习礼仪的儒生，虽然毕业以后也能在朝廷里找个饭碗，但未必能真传曲阜庙堂里的高山流水。

读历史也好，修传统也好，彼时彼地固然要周到，但更

需要的是汲取今时今地独特的新信息，去丰富历史内涵。读者将自己放入历史长流，历史也成了现实，身边所展开的，正是历史所演示的，时时可以获其教训。我不敢说自己读书如知堂，已经进入了这般历史轮回的境界，但面对无月，耳闻暮鸦，是容易生出幻觉的，虽然书上演示的百年史在现实时空里已经几度更换，但温习起来仍然历历在目，宛如眼前。有时想起来也觉得好笑，时临世纪末，旁人正忙着展望新世纪之梦，而自己竟像东南飞的孔雀，频频回首，牵肠挂肚，对这苦难如荆棘的百年史，屡屡生出“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”之心。不是因为羡慕，倒是因为恐怖。手边正好有几套民国元老的文集，这几位大老，在本世纪初曾西渡欧洲，接受社会革命思想，创办杂志曰《新世纪》，鼓吹反清革命和世界主义，于行于理都可谓先驱；可是廿年过后，正值国民党发动反共清党，他们转而加盟于国府，支持屠杀，于行于理都不可喻。鲁迅关于“帮闲帮忙帮凶”之说，由此可得一证。虽说政治是非一向以各政党集团利益为转移，历史上也是各有各的说法，但面对这屠杀和血污（其中还有以往朋友子女的生命），难道就是“新世纪”所梦求的理想么？这种是非本来不必求诸公理，但问良知即可，但作为知识分子而言，在公理与良知之间如何抉择，尤其是在所谓“公理”被打上了权力和金钱的烙印以后，如何给以破除，都是本世纪以来未决的悬案，而这些起码的认识不足以抗世立命，那么即使到下一轮的新世纪，历史的鬼魂仍有轮回之可能。



正如司马迁一代读书人会在曲阜庙堂前“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”一样，由本世纪的传统薰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辈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从百年来知识分子道路中寻求对当代生活的立场，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，是以当代知识分子的实践，来参与建构百年知识分子的新传统。司马迁的时代，孔子已传十余世，作为一种人文理想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，都已经初具规模，并且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；而本世纪以来的新文化传统，无论怎样追溯，都不过百年历史，连原始形态尚嫌粗略无定，遑论规模。现代诸子各家学说和中学西学传统，均未能充分展开和融汇，“传统”之“新”到尚未定形，难免为人所疑：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，究竟是成是败？是否具备一个新的精神传统？因此，身处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口回眸百年之前的世纪之交口，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不同生活历程、心灵历程以及学术历程的回顾总结，以求对近百年文化精神史的整体反思，正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的热点，一些重要的话题——譬如新“国学”热，人文精神寻思，知识分子问题等等，以及海外学人有关激进主义、保守主义思潮的再评价，都是对这百年精神史的钩沉和反思。无论功之罪之，在我看来，都是参与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传统的建构。存在不存在是一个问题，是否在建构是另一个问题。有人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传统；也有人认为呼吁、实践、探索、追求，这过程就是一种精神建构。我是赞同后一种看法的，当然没有一个现成的“人文精神”摆在人们面前，等着你去朝拜。当代

政治环境使人们的思维变得十分简单，总以为知识分子还站在启蒙立场上做导师，凡提出的思想学说，一要十全十美可以全盘贯彻，二要在国外经典里找到根据以示正宗，否则便嗤之以鼻，却不想想，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说，现在知识分子已经退出社会中心地位，不再发号施令了么？是否知识分子不再做导师，就只能谈谈风月，不能再谈人文理想和精神领域的话题？不能再对社会文化进行个人立场的批评？要么不谈，一谈就要“完善无缺”，不正与否定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观点相左吗？

美国唐德刚教授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个比喻。他引用一首中国的打油诗曰：“满墙都是屁，为何墙不倒？两边都有屁，所以撑住了。”（注：这个“了”字应读 liǎo，不读 le。）真是绝妙绝妙。什么是民主？本来不是托儿所里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，安安静静地等着分配食物，一部西方民主制度史说穿了也就是“两边”甚至“多边”之屁都均等的发挥作用，不是世界上有十全十美万能之屁让人俯首称臣诚惶诚恐，也不是有十恶不赦大臭之屁让人昏迷苦块意志全丧，（在法西斯或者“文革”的专制时代，大约日本、中国的人们都领教过这种一屁独霸的权威时代）现在讲民主讲宽容了，就应该承认屁都是不完善的，但人人有放屁的自由，应该是这个道理吧。

也许唐德刚教授之说来自西方幽默，在东土的君子国里，这样的比喻甚为不雅，还是少说为妙，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。记得几年前，我们主持“重写文学史”专栏的时

